

二十世纪最经典的
00部悬疑小说

迷离悬疑系列

托马斯·佩里 / 著

刘培娟 / 译

Yanishing Act
间蒸发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★《纽约时报·
版》与美国独立
小说销售商协会联合
评选

★二十世纪最经典的 100部“悬疑+惊悚” 小说

★“爱伦·坡” 奖获奖作品

阅读建议:
十四岁以下

阅读建议

★有心脑血管史、10岁以下者请勿阅读

★当你独自阅读时，请确保已经锁好门

★打开所有灯光

卷

★当你独自阅读时，打开所有灯光

迷离悬疑系列

Vanishing Act

人间蒸发

托马斯·佩里/著

刘培娟/译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人间蒸发/ (美) 佩里著; 刘培娟译. —西安: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3. 6

(迷离悬疑系列)

ISBN 7-5613-2689-0

I. 人… II. ①佩… ②刘… III. 长篇小说—
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45819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陕版出图字 25-2003-071 号
图书代号: SK3N0374

Copyright: © 1995 by THOMAS PERRY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LESCHER & LESCHER, LTD.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- Mori Agency, Inc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03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人间蒸发

作 者: (美) 托马斯·佩里

译 者: 刘培娟

丛书策划: 罗 红

责任编辑: 周 宏

特约编辑: 张 勤 张万文

封面设计: 李尘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(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编: 710062)

印 刷: 北京市天竺颖华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印 张: 10

版 次: 2003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613-2689-0/I·276

定 价: 19.80 元

第一章

杰克·克里根凝视着墨色玻璃，上面反射出一个女人，正从长长的机场大厅快步走出。她边走边低头，不断看脚下，虽然是自动扶梯，还是不肯停脚，似乎多迈几级台阶，就能甩掉什么可怕的东西。只见她匆忙转了个弯，踏上了便道，却根本不知道正被人盯住。她们这种人，总是每隔几秒就回头看身后，一副戒备森严的样子，可却从来不瞅前面。就算她的脸对着你，也根本不知道你的长样，简直跟瞎子一样。

这当儿，她刚下飞机，任何傻瓜都能猜出，下一步她该去干嘛。他完全可以先溜达到行李房候着。可毕竟这笔交易数额不小，对钱偷懒可没什么好处。他走在她前面，保持几十米的距离，时不时停下来，扫一眼背后的小可怜儿。

她长得像个法国模特儿，要不就是意大利模特儿——一头栗色秀发，身材高挑儿，双腿显得比实际的要长，因为皮裙比通常的更短。她们这种人简直白痴，根本不知道要怎样打扮，才能不招摇不惹眼。他只接有钱的女人，只有她们的丈夫和主人，才出得起克里根的价码。一般人碰到这种事，总会自己想办法的，因为他根本想不到，还能雇个外人去找自己的女人。一般人不想让别人知道丢脸的事，而有钱人则习惯了别人的服务，

内裤袜子都有人洗，避孕套也有人打扫，他们似乎已经没有脸了。当他们年事渐长，恨不得吃饭也有人喂，做爱也不用动弹。

克里根用余光发现，那个女人又转头寻找背后的跟踪者。他借机把头扭过来了。她想让目光穿过身后的人群，看到无限远的地方，不得不倾斜上身拼命伸着脖子，样子很滑稽。他又注意到她的短裙。看来金钱的确能让女人变得愚蠢，她从家里出走，居然还穿得这么招摇，好像惟恐别人看不到。要么她们每件衣服的价格都超过一辆二手车，要么她们就根本不知道，世界上还有更便宜的衣服存在。他的目光停留在她臀部性感的曲线上。从洛杉矶开回印第安纳，需要不少时间呢。一旦她落到自己的手上，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的。要知道，女人为了摆脱困境，几乎没有她们干不出来的事。

仿佛感觉到了他的不怀好意，她的背轻轻颤抖了一下，让他差点来不及回头转身。

克里根走向墙边的一排公用电话，让她超过去。她经过时，离他只有几米的距离，香水的味道飘了过来。他还没想清楚，这玩意儿到底值多少钱，那个女人就转了个意想不到的弯。“噢，他妈的，”他对着电话嘟囔，“可恶！”他刚有点想入非非，就发现她竟然……真他妈的！她竟然走进了洗手间！

克里根挂上电话，走到另一边，这样当她出来，他就在后面。

没几分钟，她就出来了，简直让人可怜。她戴了副墨镜，披了件夹克，还顶上了一头长长的金色假发。但是手里的皮包没换，皮裙也是一样。他甚至闻到了她新

人间蒸发

Vanishing Act

二十
世
纪
最
经
典
的
100
部
悬
疑
小
说

喷的香水。只有傻瓜才会认不出她。如果她还有一点点智商，就该找东西把那双性感的长腿盖起来。

克里根等到她走了几十米，才慢慢跟了过去。整个世界就像在围着他转，刚才那点小挫折，不过是微不足道的插曲。她盯着行李处的传送带，找自己的行李。现在，一切就看时机了。

她看到了行李箱，向前倾身，用力把箱子跌跌撞撞拽了过来。那双高跟鞋让她用不上劲，企图保持平衡的姿势是那么滑稽，那么脆弱，这么笨的女人，已经是囊中之物了。

克里根目送她走到门口，检了票，迈上了人行道，慢慢跟了上去。她停下来，左顾右盼找计程车，克里根悄悄凑了上去。

他打开钱包，把身份证在她眼前一晃，用极平常的口气说了声：“请跟我来，艾克利太太”，顺手抓住她胳膊，直接拽了过来，不给她任何思考的时间。

她想用高跟鞋踩他，这点他早预料到了，轻轻把她的手往下一拨，她立刻就明白了，再不跟着走，手腕会被掰断的。他推着她快步向前走去。真正起作用的并不是疼痛本身，而是轻而易举就让她疼痛。这意味着真正的力量和权威——警察，执法人员，政府的人，甚至还包括黑社会。

他粗野地把她推过了街，都不等红绿灯，就扬起一只手，让那些司机踩住刹车。他明白，这也象征着权威。走进巨大的停车场，他不由得松了口气。因为最难的一步已经迈过去了。刚才，旁边可能正有机场警察在巡逻，她如果尖叫反抗，也许很难悄无声息地制服她。闻讯赶

来的人，可不是简单地晃一下他的仿皮钱包，就能吓唬得住的。要知道他的钱包里，不过是一张驾照和一张印着老鹰图案的名片^①。

他的面包车停在一楼，离出口大约二十英尺。为了抢到这个车位，他得提前赶到，等了整个晚上。她被推到面包车边，才开口说了句话：“等等，你搞错了，别这样。”她一直都一言不发，甚至不敢抬头看他一眼。

这话正是她们经常挂在嘴边的，不过也有一点不对劲的地方。通常，她们都会利用漂亮的脸蛋——嘴角轻颤，眼里满含泪水。而且，她话里不带一丝哭腔，声音并不大，却似乎有种莫名的力量，把他穿透了。他知道自己不能小看这个女人。“没错，艾克利太太。有些法律上的麻烦，需要你回去澄清一下。请面向车身站好。”他本来想，等她进了车子再用手铐，因为她们总是容易紧张，一看到手铐就会尖叫。然而，她有点让人不放心。他把手铐从腰上拿下来，把她扭转过去，背对着自己。当他拧她胳膊时，一切就在瞬间发生了。

他用尽力气，却好像根本没什么用。他一直在扰乱她的心神，不让她有时间思考，而这个机会，似乎她等待已久了，等他用另一只手去拿手铐的瞬间。她猛跺了一脚他的脚背，转身用胳膊肘捣中了他的鼻梁。只听见骨头迸裂的声音，随后有温暖的血流从鼻孔进了嘴里。他知道坏了，因为一阵彻骨的剧痛，让他行动缓慢。他的脚骨也大事不好。他往后退，想赢得一点时间，搞明白怎么回事，可脚趾却支撑不住了，只能用脚后跟跳着

① 译注：美国警证上有老鹰标识。

人间蒸发

Vanishing Act

二十
世纪
最
经
典
的
一
部
悬
疑
小
说

回去，勉强保持平衡。他痛得简直要发狂，发誓要让她尝尝同样的滋味。只要她转身想跑，他就会猛扑上去。

那个女人竟然没跑。她慢慢走过来，他都能猜到她怎么想的。她想给他下身来一脚，所有女子防身术都少不了这招。他弯下身，用手挡在低处，准备一把抓住她踢来的腿。

正在他盯着她腿的时候，那个女人跳过来了，用前额猛撞他的脸。鼻子刚才那一下还没缓过来，这回又来一个火上浇油，整个世界全都爆炸了。她双腿同时蹬地，用全身的力量猛地把她掀翻。

克里根在倒地的一刹那，发出一声嗥叫。那是受伤和震惊的尖嗥，而且有生以来头一回，是恐惧的嘶喊。他已经受了致命伤，已经倒在地上，毫无还手之力。她马上就该攻击他的眼睛了。他用双手捂住血淋淋的脸，翻身趴在地上，喊着：“救命！救命！”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今天喊救命的，竟然是自己。

他听到她还在身边，走来走去，绕他转圈子，似乎还想找机会下手。他只能让脸朝下，从手指缝往外看。紧接着，他感觉到了冰凉的东西，手铐铐上了他的双手，这简直让他无地自容。

他爬起来，用膝盖跪着，想要站起来，却听到她说话了。她的声音和刚才一样平静：“趴在地上。”他用拳头撑地，用力想起来，眼前的地却在摇晃。随后，他就发现自己躺倒了，腿抽搐着。因为他想跑的时候，被踢了一脚，正中肾脏。他才开始想到，自己可能会死。他能做的只有喊救命，他尖叫道，“救我！”

突然，他看见了光，亮得刺眼，而且无法躲避。他

第一个反应是，自己的眼睛是否受到攻击。但是又不像，因为他能看见自己的手。接着他听见：“警察！别动！”

他简直想笑，尽管嘴角动一下都让他痛得皱眉。他的门牙活动了，上嘴唇肿得像气球，简直不是自己的。有脚步声了，越来越响，他看到一双警察的皮鞋和裤子，知道自己安全了。一双粗大的手，把他翻过身来，仰面朝天，接着是一阵剧痛，让他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克里根醒来时，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。他不知道自己待多久了，只知道确实受了重伤。他的头简直要裂开了，仿佛稍微动一动，都会让里面出血。他听见罗罗嗦嗦的声音，看见一个警察站在面前。

“克里根先生？”他是克里根最不喜欢的那种警察。他干净整洁，短发梳得一丝不苟，看上去倒更像个陆军中尉。他从外套口袋里拿出一个小记事本。

“是。”他粗着嗓子说。他奇怪自己的声音怎么这么嘶哑，随后就尝到了，有血在往嗓子里流。

“我是科尔曼侦探，洛杉矶警察局的。我要就发生的事情，询问你一些问题。你的证件上说，你是个私家侦探。”

“对。”

“当时你是在工作吗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你在机场干什么？”

“带走一个名叫蓉达·艾克利的女人。公民逮捕。有人投诉她，她在印地安纳被通缉。”

“什么罪名？”

“重大盗窃。”



“这么说，你是为了赏金？”

克里根不喜欢他的腔调。这种声音被努力控制着，似乎要用力压制，才能不让蔑视的情绪流露出来。哼，我的一笔交易，比你们警察一年的工资都多。也许可以找个机会，稍微提一下自己的收入，让这只黑皮狗难受好几天。“被盗者找上我，让我去找嫌犯，并把她带回去。”

警察斜过头来瞟了他一眼。“是谁被盗了？”

“罗伯特·艾克利先生。”

“我明白了。”科尔曼警官说道。他盯着克里根看了很长时间，脸上没有流露出任何表情。终于他说，“我要把发现你时逮捕的女人带来。你行吗？”

“行。我要把她关起来，我要告她。”

警察往外走去，又突然转身问了一句：“她怎么会攻击你的？”

原来如此。这混蛋肯定认为，克里根实在太没用了，换了是他绝不会落得如此下场。“我正心平气和地请她上车，她就恩将仇报攻击了我。她肯定上过该死的防身培训班。”

“手铐是你的吗？”

“是。”

警官把椅子拉近床，坐下来。“克里根先生，”他说，“你所从事的，是一项危险的职业。你应该知道，怎样能既把事情做好，同时又保全自己。我认为，你这回犯了个错误。”

“看起来是的，”克里根回答。“现在，蓉达·艾克利究竟在哪儿？”

警官打开房门。另一个警察拉进来一个女人。她三十来岁，又高又瘦，橄榄色的皮肤，黑发大眼。接下来，克里根意识到，她穿着蓉达·艾克利的衣服。“不，”他惊呼，“不，这不是她。”

“这不是蓉达·艾克利？”

“不是！”他喊道。一阵剧痛从他的发根扯到下颌。他整个脸仿佛被抓了层皮，有冷风灌了上来。“你们抓错人了！”

“我们没有，”科尔曼警官平静地说。“是你弄错了。”

用不着这个假惺惺的警察废话，因为他全明白过来了。虽然剧痛让他集中不了精神，身上的麻醉药让他半身瘫痪，但他也已经全明白了。她是个替身。她穿的衣服，还有蓉达·艾克利的愚蠢笨拙，这一切都是计划好的，她们在厕所里调了包！

那个女人问，“我能和他说话吗？”

“请便吧，”警察说。

“单独？”

“不行，”警察说。“不可以。”

她似乎也不觉得意外。她走近床脚，警官跟在身后。“对于蓉达·艾克利，你到底了解多少？”

“我知道的够多了，”克里根说。“她是个逃犯，这是一场公平竞争。”

那女人转向警察。“谢谢。”她走向门口。

“就这些？”克里根问道。“你不打算嘲笑我吗？”

“不用了。”

“为什么不？”

“你也就这么点能耐。跟你说任何事都是浪费时间。

人间蒸发

Vanishing Act

二十
世纪
最
经
典
的
100
部
悬
疑
小
说

你现在已经成了行尸走肉。”

“你们俩都听到了，”克里根愉快地说。“她威胁要弄死我。”

警官又盯着他看了一会儿。“我们过会儿再讨论这事。”他拉住女人的胳膊，把她送出门外。

门关上以后，科尔曼陪着简·怀特菲尔德顺着走廊走，穿过挂号台和候诊室。门轻轻地开了，在屋外燥热的夜晚里，他们走过几辆救护车，来到他的车前。

“你是故意卷进去的？”他问。

“是，”她答道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简·怀特菲尔德深吸一口气，再呼出来说：“罗伯特·艾克利娶了个年轻女孩。她大概二十岁，他大概五十岁。他是一个小镇上的有钱人，也很有魅力，还是个性虐待狂。”

“有何根据？”

“她曾经逃跑过一次，结果他用这次的手法把她抓了回去。我不知道是他自己想的盗窃罪名，还是他打电话找了克里根这样的混蛋，那个家伙告诉他得安这么个罪名。她被他监管。他不只打她，还用铁链锁住她的脖子，把她关进房里，请几个同样变态的朋友来‘帮忙’。”她看着科尔曼警官。

他点头：“继续讲。”

“真没什么事能惊动警察吗？你再接着听。当他们又醉又累，用各种方法强奸她都嫌不刺激的时候，就开始想出种种希奇古怪的主意，让她哀号，求他们停止伤害。他们觉得这才算刺激。”她抬头看他。“你在想什么？还

想接着听吗？”

“不用了，她不能少受点罪吗？”

“不能。”

“她现在在哪儿？”

“如果我说我不知道，恐怕你也不会相信的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我不如说，她在一个遥远的地方。”

科尔曼抱着双臂，靠在车前，盯着她看了一会儿。

“那你有什么打算？”

“我完事了。她消失了。”

“关于克里根。他在机场找上一个陌生女人，企图用手铐铐她，把她塞进面包车。你可以控告他的，打算那么干吗？”

“没必要。”

“你害怕了？”

“没有。蓉达·艾克利不会回来作证。而且克里根袭击的，也不是个完全无辜的女人。你不如说，是我给他设了个陷阱。”

他盯着她，若有所思。“那么，还有怎么处置你的问题。”

“不用处置。我要回家了。”

“我没说你能回家。你刚才也告诉我，你故意陷害他，又故意打了他一顿。”

“你可以拖我两小时。如果你写好控告书，地区检察官不会起诉。我已经告诉你，这一切都是我设计的，所以不会有任何破绽。他袭击我，我是自卫。在这个州，如果我愿意的话，就是打死他也不会有事的。”

人间蒸发

Vanishing Act

二十世纪最经典的100部悬疑小说

“你对这点挺有把握，是吧？”

“我安排了一个律师，就在警局等我呢。如果你有兴趣，他可以跟你解释有关法律。完事以后，你可以开车送我回机场，我一样能赶上飞机。”

“你到底是什么——侦探？律师？”

“我是个向导。”

“向导？这我倒是头一回听说。”

“有时人们需要帮助。我就给他们所需的帮助。”

“我也是。”

“我知道，而且我也不打算给你添麻烦。我钦佩你，想和你握手，然后去赶我的飞机。”她抓住他的右手握了握，然后迈步走出了停车场。

科尔曼盯着她，没有阻拦。他目送她越走越远，试图给自己找到不去阻拦的理由。理由太多了，没法从中只挑出一个。如果他记下她的名字，克里根会想尽办法找到她的。她对法律后果的分析也是对的，加利福尼亚州不会审理这桩案子。最后，他对她喊道，“这是女人的专利吗？”

她停下来扭过头。“不，有时受害的是男人。有时向导也是男人。”她向他笑，“或者是动物，或者，只不过是——一个人的想象。”

第二章

简·怀特菲尔德在纽约州的罗切斯特下了飞机。她身着牛仔裤和一件印有日本花树的深蓝真丝衬衫。她提着蓉达·艾克利的手提箱，但是已经和蓉达不再有半点相似的地方。

她走到租车场，拿上她在纽约用电话预订好的车钥匙，开车顺着南普利茅斯大道进了城，穿过内环的高速公路网，开上了美恩西街。她拐进总统大酒店的地下停车场，由专人把车开走。

在楼上，用绿色大理石和深色木地板装饰的大堂，显得宽敞古朴。她走过登记处，进了报亭旁的一家小店。有四个女人正在做头发，一片静谧。酒店中都是素不相识的人，这几个女人在和发型师谈着，仔细盯着镜子，确保发型没有被弄糟。当她走进来时，两个女人假装没看见，却从镜子里迅速瞥了一眼。一位修指甲的五十来岁中年女人站起来，“佛利太太，真高兴又见到你。”

简说：“嗨，桃丽思，生意还好吗？”

“太早了，看不出来，”桃丽思一边回答，一边把她带到工作台。她坐在简对面，仔细端详着她的指甲。“你的指甲长得真不错。”桃丽思小心地修着指甲。

“打网球时弄断了几个，”简说。

“还有这些关节的划痕，”桃丽思说。“下回打网球，

记得离别人远点儿。”

简耸了耸肩，表示话题结束了，两人无语，桃丽思默默修着指甲。把整套剪磨、打光、浸泡、涂油的程序都忙完后，简去出纳台交给她一张折好的钞票，指甲工则递给她一个小塑料包。

简·怀特菲尔德走出店门，一个顾客在椅子上侧身，对修指甲的女人说，“你给她的那件东西，和我猜想的一样吗？”

桃丽思换上职业笑容。这笑容关切愉悦，但又滴水不漏。“你想做套指甲吗？”

简·怀特菲尔德走出大堂，沿着美恩街前行，过了两条街，来到一家烟草店。她一进店门，一个拿着烟斗的年轻人就放下手里的书，看起来很勤学的样子。他把收音机的音量调低：“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的吗？”年轻人说道。

“我要一包最好的烟草。”她说。她抬手比了一个碗的形状。“大概这么多。”

他把手里的烟斗伸到她鼻子底下。“你觉得这味道怎么样？”他说。“这是我为自己特制的，一点拉塔基亚^①，一点上等弗吉尼亚，还有我正好知道的一点小秘方。”

她躲开了蓝灰色的烟雾，皱了皱鼻子。“你用盐肤木冲淡烟草，使它味道不那么呛？”

年轻人看上去受到了沉重打击。“你也是干这行的？”

“不过随便猜猜，”她说。“听说你是本市最好的烟草商。”这下，好像立刻弥补了刚才带给他的不快。

^① 译注：叙利亚地名。

他把她领进玻璃门后的保湿房间，从最高的架子上下一个密封罐。他称了一些宝贝烟草，装进塑料袋里。“我真舍不得卖它，”他说。“不过为了你嘛——”他抖了抖手腕，又把一细缕烟末倒进塑料袋，“怎么样都行。我猜你不是自己抽吧，所以我想，你和他的关系一定非同一般。”

她付了钱，把塑料袋装进手包。“是啊，我自己不抽，”她说，“不过如果好的话，我还会再来的。”

简·怀特菲尔德把车停在枫树街上，走上人行道。这是条安静的街，两侧全是十九世纪的三层建筑，一幢幢像鼓起来的盒子，一个紧挨一个。罗切斯特这里，有很多从那个年代留下来的宁静的老社区。那时富人们想住看上去像城市的地方，马车可以直接到前门，草坪还没有风行因为人们离农田仅距一英里，上一代还是农民。如今大部分房屋都被分隔成了公寓，但里面住的人反而可能比从前少，那个年代的一个家庭可能包括八个孩子和两个仆人。她走到了街的尽头，来到了一个小公园。

这儿的草地绿油油的，那种亮绿似乎只有在早春四月才会冒出来。她停下来掐了一片草叶，叶片又肥又脆。周围的树很老了，比房子都老。它们早就成了材，不再继续长高，如今，有些树的直径足有四英尺。她都能看见低枝上的嫩芽，用不了几天，它们就会绽放出叶片。

简·怀特菲尔德走过教堂的宏伟罗马式建筑。它看上去古老、洁白、厚重，在城市破败的今天，看上去像一座坟墓。她走到草地的边缘，斜靠在粗实的铁栏杆上，眺望下面的峡谷。

在她身下五十英尺，黑色的基恩内西河平静地向北